



系列之《奇点三部曲》

侵袭

钟拓奇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系列之《奇点三部曲》

侵 袭

钟拓奇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侵袭 / 钟拓奇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155-0572-5

I. ①侵… II. ①钟…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7620 号

Copyright © 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
方式使用。

侵 袭

作 者 钟拓奇
责任编辑 雷燕青
文字编辑 薛 莹
排版设计 高 阳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572-5
定 价 32.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一

铁尼的右手插在上衣口袋中，口袋里是美国毒品管制局配备给他的史密斯—韦森公司制造的M&P45型手枪，枪的保险已经打开。铁尼的目光有些焦灼。他知道卡尔宋很快就会出现。

“卡尔宋，当总统；智太，美国……”民众高呼的口号陡然变得更加响亮。铁尼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他的右手微微松开一些，枪柄上已经沾满了他手心的温热和汗水。等铁尼再次握紧M&P45手枪时，卡尔宋出现了。

“闪开！”铁尼大叫一声，伸出左手用力将面前一名身材肥胖的女人向左边拨开，女人一个踉跄，同时转过头将目光恶狠狠地投向铁尼。她刚要开口，却看到铁尼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

“枪……枪……”女人大惊失色，尖叫起来。但她的声音马上被铁尼的声音盖过。

“决不能让一个中国人做美国的总统！”铁尼高亢地嘶喊，同时将冰冷的枪管对准了不远处的卡尔宋。

“不！”卡尔宋身前的特勤发现了人群中持枪的铁尼。他大喊的同时，纵身扑向卡尔宋，试图遮挡铁尼的射击视线。

“浑蛋！”铁尼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弹头出膛的瞬间，枪口喷射出一线火焰，蓝红相间，如毒蛇的信子，在铁尼眼中它却像一团将邪恶与阴谋燃烧的烈焰，它将吞噬邪恶，带给人们光明。

火药燃烧发出来的微微的硝烟味带着恐惧向四周扩散，对于铁尼来说，它更像是一缕奇异的幽香，让大家吸入并刺激他们的神经，让被卡尔宋蒙蔽的民众们觉醒。

十几名特勤人员在混乱的人群中几乎同时向铁尼扑来。虽然M&P45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让铁尼的手臂有些发麻，但他却冷冷地笑了，他似乎看见了，看见那被膛线挤压变形的弹头正高速旋转着从惊慌逃窜的民众之间的空隙穿过，从扑向卡尔宋的保镖的身旁擦过，并继续呼啸着冲向卡尔宋的胸膛。

弹头出膛后不到两秒钟，只听“砰”的一声，铁尼便被冲过来的特勤扑倒，他的头被狠狠地按在地上，眼中的世界翻转了。混乱中的卡尔宋的支持者们左冲右撞，彩旗和标语散落满地，尖叫、嘶喊响成一片。

序二

李古力从青海抢回抗辐射工艺蛋白资料后，他的小队便继续开始寻找一个代号为“墨砣”的东西。经过一番曲折，李古力根据线索来到中国北方小城——开阳，在这里他和高雅妮认识了来自暗太宇宙的智太机器人笛陀。笛陀告诉李古力墨砣是开启光暗宇宙连接的钥匙，并怂恿李古力将墨砣放回墨架。

墨砣放回墨架的瞬间，光暗宇宙之间的联系打开，但笛陀却突然袭击李古力，将李古力的心脏击碎，然后逃回了暗太宇宙中的朴陀星。

随后赶来的南级人张大明虽然修复了李古力的心脏，但是却不能让他复活。这时从暗太宇宙赶来的黑智用朴陀人的智太技术救活了李古力，并把墨龙小队带去了朴陀星。在那里，墨龙小队和朴陀星人并肩作战，最终将笛陀和他所率领的智太机器击败，并消灭了笛陀的机器身体。

出乎意料的是，笛陀早已金蝉脱壳，从暗太宇宙逃回了地球……

目录

CONTENTS

篇一 类禽流感

章 一	001
章 二	005
章 三	008
章 四	011
章 五	014
章 六	018
章 七	020
章 八	022
章 九	026
章 十	030

篇二 香港宇宙能

章 十一	033
章 十二	036
章 十三	040
章 十四	044
章 十五	046
章 十六	048
章 十七	052
章 十八	055
章 十九	059
章 二十	063

篇三 台湾永生教

章 二十一	068
-------	-----

章 二十二	071
章 二十三	074
章 二十四	077
章 二十五	080
章 二十六	083
章 二十七	086
章 二十八	088
章 二十九	091
章 三十	095

篇四 国际风云

章 三十一	099
章 三十二	103
章 三十三	107
章 三十四	109
章 三十五	113
章 三十六	116
章 三十七	118
章 三十八	120
章 三十九	124
章 四十	128
章 四十一	131
章 四十二	135
章 四十三	138

篇五 智太社会

目 录

CONTENTS

章 四十四	141
章 四十五	145
章 四十六	150
章 四十七	153
章 四十八	155
章 四十九	158
章 五十	163
章 五十一	166
章 五十二	169
章 五十三	171
章 五十四	174
篇六 总统竞选	
章 五十五	177
章 五十六	179
章 五十七	183
章 五十八	186
章 五十九	189
章 六十	192
章 六十一	195
章 六十二	197
章 六十三	200
篇七 谋杀	
章 六十四	203
章 六十五	208

章 六十六	211
章 六十七	216
章 六十八	219
章 六十九	222
章 七十	225
章 七十一	228
章 七十二	231
章 七十三	235
章 七十四	239
篇八 追踪笛陀	
章 七十五	243
章 七十六	248
章 七十七	251
章 七十八	254
章 七十九	256
章 八十	260
篇九 最后一搏	
章 八十一	262
章 八十二	265
章 八十三	268
章 八十四	272
章 八十五	276
章 八十六	277
后 记	278

第一篇 类禽流感

章一

清晨的香港沐浴在一片朦胧的晨光中，太阳透过栉比鳞次的高楼的缝隙把光线洒在有些冷清的街道上。穿着草绿色工作服的清洁工正在清理垃圾，偶尔有晨练的人从他们身旁跑过。沿街的店铺都还关着门，偶尔有几辆红白、绿白相间的的士驶过。

这些都是闫伟从自己卧室的窗户里看到的，当然这一切没给他留下任何想象空间，他只是看了一眼而已。作为一个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几年的人来说，这样的早晨再平常不过。

闹钟再次响起的时候，刚躺到床上想再睡一会儿的闫伟不得不真正起床。现在已经八点了，他必须赶紧准备一下，出门上班。

闫伟的老家其实在香港元朗区。几年前他来到油尖旺区，想在这繁华的都市区立足，但是几年过去了，他依然只是一家运通电器店的销售员。油尖旺是大陆客来港旅游扫货的重要地带，本来客流量很大，但自从半个月前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游客量很明显减少了。虽然闫伟的工资照发，但是他看着商场门前冷冷清清的路人，他又一次产生了跳槽的念头。很快，他在一个朋友的极力推荐下，改行成了一名保健品推销员。今天是他第六天上班，而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公司参加几个小时的培训课。

闫伟端着水杯到厅里的公共卫生间里刷牙，这个房子是他从别人那里租来的套房，他住了其中一个房间，客厅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能够租到这样条件的房子，闫伟已经很满足了。

处理好一切，已经是八点十七分了，闫伟换好衣服，拎着一只黑色的手提包出门，他把房门锁好，瞥了一眼对面房间紧闭的房门，脚步不由得停了下来。

闫伟对门住的是香港大学金融系的研究生郑玲，台湾人，今年春天的时候才搬进来的。她生性活泼好动，闫伟对她很有好感。现在想起来，闫伟感觉





已经有两天没看到郑玲了。

闫伟想了几秒，抬起手敲了敲郑玲的房门。

“阿玲！你在吗？”

没人应答。

闫伟把耳朵贴在门上，想听听里边是否有动静，但他什么也听不到。

“阿玲，我是闫伟，你在家吗？开一下门好吗？”闫伟这才着了急，一个劲儿地拍着房门。

过了好半天，透过薄薄的房门，房间里传出一阵嘈杂声，一分钟后房门打开了，郑玲裹着一条被子，面目憔悴地出现在闫伟面前。

闫伟看到郑玲这副样子，吃惊地问：“阿玲，你这是怎么了？”

郑玲虚弱地回答说：“我没事，有些难受。”

“是不是感冒了？有没有发烧？”闫伟说着就伸出手去摸郑玲的额头，郑玲身体往后一缩，但还是没能闪开。

“我没事……”郑玲有气无力地说。

“都发烧了还说没事！”闫伟试出郑玲正在发高烧，心疼地说，“有没有去看医生？”

“我都说了没事儿。”郑玲小声说着，转身又往自己房间里走。

“快快快！我送你去医院，你这样子怎么行！”闫伟大声说。

郑玲最终没能拗得过闫伟，跟着他下了楼来到路边。闫伟很快拦下一辆的士，让郑玲上了车。

“去伊利沙伯医院。”闫伟对司机说。

司机一句话也不说，把车子开上西贡街，朝东开了过去。

“闫伟，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行了……”郑玲坐在的士的后排说。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你都病成这样了。”闫伟瞪了郑玲一眼说。

“我真的没事！”郑玲还想辩解。

“你看你都说胡话了，还没事！”

不到十分钟，他们就到了伊利沙伯医院。闫伟把郑玲从车上搀下来，让她先站在路边等着，自己转身把钱递给的士司机。司机一边找钱一边对闫伟说：“先生，你对你女朋友真好啊！”

闫伟尴尬地朝司机笑了笑。司机心领神会，一踩油门开走了。闫伟回过身搀着郑玲，往伊利沙伯医院的急诊处走去。

进了急诊处大门，闫伟把郑玲扶到等候区的椅子上休息，他刚要去找医



生，从一旁过来一个护士。她戴着一只大大的口罩，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护士走到闫伟身边，问：“什么病？”

闫伟看了一眼护士的眼睛，指着郑玲说：“她发烧了。”

闫伟说得随意，但护士却立刻紧张起来，她语速突然加快：“什么时候开始的？”

“今天早上……”闫伟听出护士语气的变化，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护士说完这句话，就急匆匆地转身离开了。

闫伟摇摇头，拿出八达通卡和身份证朝挂号处走去。

等闫伟挂完号回到等候区的时候，他看到两个护士和一个男医生正让郑玲躺上一个移动病床。他快步走了上去，问道：“怎么了？”

男医生一边把点滴的针头刺进郑玲的手背一边问：“病人是你送来的？”

闫伟不明所以地看着男医生，点了点头。

男医生没有听到闫伟回话，抬头又问了一句：“你有没有发烧？”

“没有。”闫伟如实回答。

“好。”男医生把手上的事情忙完，对身边的护士说，“带他去分流处量体温，要是有问题就一起办手续。”说完，他和另一个护士推着郑玲就走。

闫伟还想追上去问问怎么回事，护士拦住了他，说：“跟着我走，你女朋友要做检查的。”

闫伟莫名其妙，说：“做什么检查？”

“当然是病毒的确定了。”护士拉着闫伟往分流处走。

“感冒病毒有这么可怕吗？”闫伟说。

“非常时期当然得非常对待。”

“什么非常时期？”闫伟更是摸不着头脑。

护士把闫伟带到分流处，交给了那里的另一位护士。

护士手中拿着一只红外耳温计，对他说：“坐下，量一下体温。”

闫伟顺从地坐在椅子上，他问给他量体温的护士说：“护士，为什么要给我量体温？我又没生病。”

“你是病人家属吧？一般跟病人亲近的人都容易接触到相同的病源，我们这么做只是以防万一。”量体温的护士抱着一个笔记本，一边记录一边说道。

“有什么传染病吗？”

护士停下手中的记录，好奇地看着闫伟，半晌才说：“你平时不看报



纸？不知道HXNX类禽流感吗？”

一连被问了两个问题，闫伟有些蒙了。他认真想了一下，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怎么，禽流感又来了？”闫伟问道。

“是类禽流感HXNX病毒，这都好几天了，真不知道你是不是香港人。”护士说着，把耳温计塞进闫伟的耳朵里，“滴”一声过后，又拿了出来。

“多少度？”闫伟想看一下耳温计上的温度。

护士看了一眼耳温计，说：“你看起来很走运，你可以走了。”

“我能去看看我送来的那个人吗？”闫伟问护士。

“不行，检查要持续两个多小时呢，而且要是确诊了，你就要做好很长时间见不到她的准备。”护士说着，语气渐渐的柔和下来，声音里满是对他的同情。

章二

郑玲生病住院，自己却不能陪在她身边，闫伟感到有些不安。他看看手表，现在已经九点多了，他踌躇了一下，最终走出了医院。既然现在医生不让他看郑玲，那么就只能先去上班了。

闫伟上班的地方离伊利沙伯医院并不很远，步行的话不到十分钟就能到。闫伟顺着弥敦道往南走，这时他才注意到街上很多人都戴着口罩，他惊奇于自己前几天竟然完全没有注意。

路过一个书报摊的时候，他顺手买了一份《追风日报》。厚厚的报纸首页上全是HXNX流感的报道，还有一篇特写文章以极其夸张的口吻描述了类禽流感爆发下的香港的温暖人情。闫伟大概地浏览了一遍，觉得有些好笑。

闫伟很快来到了弥敦道上的恒成大厦，他上班的地方就在这里。闫伟乘电梯上楼，很快来到1206室。推开门，偌大的房间里三十几个人正席地而坐，将一个正在侃侃而谈的年轻男子围在中间。房间里的人见闫伟进来，都对他鼓掌表示欢迎。

闫伟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迟到了，好在其他人并不以为意。他走了过去，坐到地上的人主动给他让出的一块位置。

这是闫伟第六次来听课了，他早已经熟悉了男子讲课的内容。让他奇怪的是，前些天一直给他们讲课的老板今天却没有来。

坐在闫伟旁边的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妇女，真名叫邱舒珍，大家一般都喊她“阿珍姐”。她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讲，闫伟碰了碰她的胳膊，低声说：“阿珍姐，左先生今天怎么没有来？”

“不知道啊。”阿珍摇了摇头，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平时不都挺积极的吗？”

“啊，遇到点麻烦事。”闫伟叹口气说。

年轻男子还在一个劲儿地讲着课，闫伟不再跟阿珍说话，开始认真地听起来。年轻男子挥着手说：“我们新时代生命科技集团的宗旨是造福香港市民，我们这个宇宙能胶囊，对任何一种疑难杂症都有效果。但这不是一种药物，而是一种保健品，每天吃一粒，身体好过宇航员……”

闫伟听到这里心中一动，这个宇宙能胶囊有没有包治百病的效果他不敢说，但自己这些天吃下来，确实每天都觉得精神好，思路敏捷。闫伟继续往下听着，每听一次课，他都对销售的产品信心大增。





年轻男子一直讲了将近两个小时，接下来就到了挨家挨户推销产品的时候了。闫伟跟阿珍一组，沿着弥敦道继续往西，去尖沙咀一带去推销，但他心里还是记挂着郑玲的事。

忙活了整整一个下午，闫伟也没有卖出多少宇宙能，大多数人在得知他是来推销保健品的第一时间就拒绝了。闫伟有些失望，但他知道，现在大家对这个产品还不了解，如果有更多的人体验到它的好处，估计就会好卖了，所以他也沒有灰心，只是想先拜访更多的客户。

闫伟和阿珍一直跑到晚上七点才分手，接着去伊利沙伯医院去看郑玲。但是当他说明来看望谁的时候，值班护士说郑玲被隔离了，不同意他探视。闫伟无奈，只好悻悻地离开了医院。

闫伟慢慢地往自己所住的社区走去，心里担心着郑玲。他当然知道禽流感的厉害，但是无奈却一点儿忙也帮不上，只能寄希望于香港的医疗体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看到郑玲，或许永远也看不到了，一想到这儿，闫伟心里一下子空得难受，嗓子眼却堵得慌。

“要是我也得禽流感，就能看到她了，只可惜我现在壮得像头牛。”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闫伟路过一处大排档，饭菜的香味和嘈杂的人声提醒了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闫伟停下来感觉了一下，似乎还不是特别饿。他想了想，还是走到了其中一家叫“成记小厨”的摊档。

“吃什么？”一个伙计跑过来说。

“一份钢锅鸡。”闫伟朝伙计一挥手，点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菜。

“都扑灭了。”伙计弯了一下腰，对闫伟说。

“什么？什么都扑灭了？”闫伟没听明白。

“鸡啊！鸭啊！政府不是都扑灭了么，我们这里已经半个多月没有鸡鸭供应了，现在客人都少了很多。”

闫伟叹口气，挥挥手说：“那就来个鱼云煲吧，再来两瓶啤酒。”

闫伟心情不好，加上又在外奔波了一天，虽然不是特别累，还是不由自主地多喝了几杯冰爽的啤酒。他觉得自己有些醉了，他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前些日子来香港的大陆客少了，原来这都是被类禽流感闹的。

闫伟把杯子里的最后一点啤酒喝光，结了账挎着包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走去。一回到出租屋，他把皮鞋往两旁一踢，身子一倒躺在床上，很快就睡了过去。

闫伟做了很多梦，醒来的时候，却什么也记不清了。

他很后悔昨天在医院的时候没有问清楚什么时候能去探视，但不管如何，郑玲在香港没有亲人，他理所当然要负责照顾。

他又后悔昨天喝多了，因为平常一瓶啤酒他都抵挡不住，第二天一早肯定会头痛欲裂，但一想，觉得不对，这次他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反而浑身是劲，真是怪了。

他简单地洗漱了一下便出门了。

怎样才能帮到郑玲呢？医院大概仍然不会允许探视，而且，现在也没有治疗类禽流感的药物。一旦病情恶化……闫伟不敢再想下去。

不行，我不能什么都不做，但是，我不是医生，更不是病毒专家。我只是新时代生命科技集团下面的一个推销员……

对了，宇宙能！想到这几天的培训内容，闫伟顿时兴奋起来。他现在也在服用宇宙能，也的确感到了它的功用，而且，他就住在郑玲对门，同在一个大屋里，为什么郑玲会感染禽流感可是他自己却没有？肯定是宇宙能的作用！

他匆匆拦住一辆的士，一头钻了进去。

“去伊利沙伯医院。”





章三

由于类禽流感的爆发，伊利沙伯医院就诊检查的人比以往多了很多。闫伟穿过人群，直奔大楼后的隔离治疗区。

隔离区这边紧张而有序，而且安静。一道黄白相间的警戒线将整个后厅都圈了起来，两个戴着口罩的女护士守在门口。她们旁边竖着一个醒目的牌子：隔离治疗区，闲人免进。

看到闫伟急匆匆地往这里走来，一个女护士急忙喊：“先生！这里是隔离治疗去，你不能进去！”

闫伟停下脚步，对女护士歉然一笑：“不好意思，我一个朋友就在里面，我想进去看看她。”

女护士的语气十分坚决：“对不起！现在谁也不能进去！”

“护士，我只是想给她送些吃的。”闫伟不死心，他从包里拿出装着宇宙能的小塑料瓶，对女护士说。

“不好意思，医院有规定，不可以给患者服用不明药品。这是对患者负责，也是对你们家属负责。”

闫伟试图解释：“这不是药物，只是保健品，我们最新生产的宇宙能……”

但女护士任凭闫伟怎么解释，女护士都不放行。

闫伟一脸沮丧地回到仍然繁华喧闹的弥敦道上，路边的行人在他身边匆匆走过，没有人理会他的心情。

宇宙能对治疗类禽流感一定有用，自己跟郑玲住一套房子，郑玲得了类禽流感，自己却一点事都没有，闫伟越想越觉得这种可能性越大。难道不是政府批准的药物，就不能被需要的患者服用？

两个衣着有些凌乱的年轻人从他身边擦肩而过，其中一个人还撞了闫伟一下，他并没有在意，正打算继续往前走，忽然前面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前面的两位，请站住！”

闫伟抬头一看，迎面走来的是两个在街头巡逻的警察。他们穿着黑色的冬日警服，头上戴着挂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标志的警帽。配枪整齐地挂在腰间的枪套中，左肩处还挂着一个步话机，里面不时还传出来嘈杂的声音。



巡逻警察没有理会闫伟，径直朝两个年轻人走了过去，他们上下打量了一下两人，对两人敬了个礼：“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件。”

两个年轻人身上穿的衣服还算干净，只是他们干净的衣服上满是褶皱，像是昨天晚上没有脱衣服就睡觉了。他们的头发看上去有几天没洗了，厚厚地堆在头顶，他们的面容有几分神似，可能是一对兄弟。看到警官刀子似的眼神扫来，矮一点的那位还下意识地往高个的身边靠了靠，但他们似乎没有明白警官说的话。

一个警察忽然醒悟过来，用有些生硬的大陆普通话说：“您好，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件。”

这次青年听懂了，他们忙不迭地从衣服内兜中拿出身份证，递给了巡逻的警察。

那个警察接过高个子递来的身份证，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这是大陆居民身份证，他上下打量了一下两个人，语气中已经带了一丝威严：“请出示你们的港澳通行证。”

两个人再次手忙脚乱地去翻衣服的口袋，却迟迟拿不出港澳通行证，警察对着固定在肩膀的对讲机说：“我是警员58806，这里有两名男子疑似偷渡客，请派巡逻车……”

他话还没讲完，一个略带着苍老的男人声音却响了起来：“怎么回事？”

闫伟原本正想离开，忽然看到刚出现的这个男子，顿时惊喜道：“左先生？您怎么也在这儿？”

被称为左先生的人有一头梳得整整齐齐的花白头发，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脸色红润，精神矍铄。

左先生微笑着冲闫伟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他和蔼地对两个警察问：“警官，怎么回事？”

“先生，”警察对左先生敬了个礼，说，“我怀疑这两位是大陆来的偷渡客。”

年轻人惶恐地求情道：“不是的！我们有港澳通行证。您稍等一下，我正在找。”他在手上的包里翻来翻去，忽然兴奋地说：“啊！在这里！”

警察从他手中接过蓝黑色的证件，打开后对照着他的身份证仔细地查看：“刘飞林，刘飞青，嗯，你们这是旅游签证，在香港只有六天的逗留期。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高个子神色黯然，他点点头，却一句话不说。